金史

三一



列傳第六十三　　金史百二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文藝上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

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哭泣能盡哀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補右拾遺轉史館修撰累遷

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高麗雖舊通好天會四年奉表稱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要約皆不得要領而昉復至高麗移督再三高麗徵國中讀書知古今者商榷辭旨使酬荅專對凡涉旬乃始置對謂昉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上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舜五載一廵狩羣后四朝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諸侯各朝于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無以對乃曰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決耳於是高麗乃進誓表如

約昉乃還宗幹大說曰非卿誰能辨此因謂執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人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再加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改禮部尚書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尚書如故昉自天會十二年入禮部在職凡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禮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濟南尹拜參知政事皇統四年表乞致仕不許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復請如初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薨年六十八昉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

主人以罪求爲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自使高麗歸後高麗使者至必問昉安否云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從父來管勾機宜文字宗望軍至白河郭藥師敗靖以燕山府降元帥府辟松年爲令史天會中遼宋舊有官者皆換授松年爲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爲真定人嘗從元帥府與齊俱伐宋是時初平鎮定西山群盜山中居民爲賊汙者千餘家松年力爲辨論竟得不坐齊國廢置行臺尚書省於汴松年爲行臺刑部郎中都元帥宗弼領行臺事伐宋

松年兼總軍中六部事宋稱臣師還宗弼入爲左丞相薦松年爲刑部員外郎皇統七年尚書省令史許霖告田瑴黨事松年素與瑴不相能是時宗弼當國瑴性剛正好評論人物其黨皆君子韓企先爲相愛重之而松年許霖曹望之欲與瑴相結瑴拒之由是構怨故松年許霖構成瑴等罪狀勸宗弼誅之君子之黨熄焉是歲松年遷左司員外郎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軍中任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遷戶部尚書海陵遷中都徒榷貨務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松年啓之海陵謀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顯位以聳南人觀聽

遂以松年爲賀宋正旦使使還改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是年自崇德大夫進銀青光禄大夫遷尚書右丞未幾爲左丞封鄗國公初海陵愛宋使人山呼聲使神衛軍習之及孫道夫賀正隆三年正旦入見山呼聲不類往年來者道夫退海陵謂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衛軍習其聲此必蔡松年胡礪泄之松年皇恐對曰臣若懷此心便當族滅久之進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薨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命作祭文以見意加封吳國公謚文簡起復其子三河主簿珪爲翰林修撰璋賜進士第遣翰林待制蕭籲護送其喪歸葬眞定四品以下

官離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費皆從官給松年事繼母以
孝聞喜周恤親黨性復豪侈不計家之有無文詞清麗尤
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子珪
珪字正甫中進士第不求調久乃除澄州軍事判官遷三
河主簿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改户
部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爲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珪爲
編類詳定檢討刪定官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
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
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啓壙
其東墓之柩題其和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

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
燕王墓辯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
鼎坐監臨姦事求援於太常博士田居實大理司直吕貞
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評事王元忠震亨以屬鞫問官
御史臺典事李仲柔仲柔譏之珪與刑部員外郎王脩宛
平主簿任詢前衛州防禦判官閻恕承事郎高復亨文林
郎翟詢敦武校尉王景晞進義校尉任師望坐與居實等
轉相傳教或令元鼎逃避居實長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
脩珪詢恕復亨翟詢各笞四十景晞師望各徒二年官贖
外並的决久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爲脩撰遷禮

部郎中封眞定縣男珪已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刺史同輩已奏謝珪獨不能入見世宗以讓右丞唐括安禮參政王蔚曰卿等閱書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從政者乎又謂中丞劉仲誨曰蔡珪風疾不能奏謝卿等何不糾之人言卿等相爲黨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尋卒珪之文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補正水經晉陽志文集今存餘皆亡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拭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

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其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東山其自號也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群宣政末題詩酒家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遊歷下以詩撼齊王豫豫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有集傳于

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宣政間游江浙詢生於虔州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卒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博學高才卓犖不覊天德貞元間有聲塲屋後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峯

散人集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嵓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爲時輩所稱有崑崙集行于世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陵爲中京留守永祺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

學士同脩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遷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內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爲是優矣永祺固辭旣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十人備諮訪獨永祺議論寬厚時稱長者卒年五十七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

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爲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爲塲屋上游稱其程文爲元化格皇統初爲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無所屈行臺平章政事髙禎之汴道真定撫于漕司礪欲就坐禎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絶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禎曰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壯其言改謝之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礪常以禮

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礪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
者猶六七十人歲民錢五千餘萬爲顧直其人皆市井無
頼以迹盜爲名所至擾民礪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
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礪曰盜所利者財耳吾
貧如此何備爲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再補翰林修
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
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令對且曰朝服
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
同修國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爲宋國歲元副使刑部侍郎
白彥恭爲使海陵謂礪曰彥恭官在卿下以其舊勞故使

卿副之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數遣使臨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廕補官宋宣和中大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國朝除大寧令歷實勝鹽官轉河内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略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隄豪民猾吏因緣為姦競覈實之減費錢半縣民為之謠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絳州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故云然天眷元年轉固安令皇統初參政韓昉薦之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

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競以行狀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爲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爲真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封王欲援遼故事親王用紫羅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大德初轉翰林待制遷翰林直學士改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太常卿同修國史權禮部尚書同修國史如故大定二年春從太傅張浩朝京師詔復爲禮部尚書是歲奉遷睿宗山陵儀注不應典禮競削官兩階詔改創五龍車兼翰林

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官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云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今名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海陵射烏伯仁獻獲烏詩以諷丁父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令試狀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諫省

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之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爲知文故事狀元官從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宗獻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大夫改著作郎居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副使入爲起居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横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窮竟渠黨出境帖然讞館陶大辟得其寃狀館陶人爲立祠府尹荆王文坐贓削封降德州防禦使同知裴滿子寧及伯仁判官謝奴皆以不能匡正解職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

到官三日召爲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右諭德除濵州刺史郡俗有遺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弊遂止入爲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故事諫官詞臣入直禁中上閔其勞特免入直改吏部侍郎直學士如故鄭子聃卒宰相舉伯仁代之乃遷侍講兼禮部侍郎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呂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詔點竄再四終不能盡朕意狀元雖以詞賦甲天下至於辭命未必皆能凡進士可令補外考其能

文者召用之不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舉可修起居注者數人上以伯仁領之從幸上京伯仁多病至臨潢地寒因感疾還中都明年上還幸中都遣使勞問賜以丹劑是歲卒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丘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三年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召爲書畫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

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海
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己若也海
陵不悅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纂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
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
御寶昌門臨軒觀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忠臣猶
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飢渴爲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
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
丁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
陵奇之有頃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畿旱詔
子聃決囚遂澍雨人以比顏真卿遷待制兼吏部郎中改

祕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深器重之以疾求補外遂爲沂州防禦使皇太子幣贐甚厚命以安輿之官召還爲左諫議大夫兼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國史直學士如故遷侍講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録知其詳無如子聃者蓋以史事專責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五子聃英俊有直氣其爲文亦然平生所著詩文二千餘篇

党懷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馮翊人父純睦泰安軍録事參軍卒官妻子不能歸因家焉應舉不得意遂脫略世務放浪山水間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進

士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除汝陰縣尹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為第一學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郝俣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趙渢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事悉上送官是時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辭旁求文學之士以備侍從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如之何張汝霖奏曰郝俣能屬文官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剌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為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

喜上謂宰臣曰郝俣賦詩頗佳舊時劉迎能之李晏不及也明昌元年懷英再遷國子祭酒二年遷侍講學士明年議開邊防濠塹懷英等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六年有事于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上曰讀冊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刋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懷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列傳第六十三

列傳第六十四　　金史一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　奉

勑修

文藝下

趙渢　周昂　王庭筠

劉昂　李經　劉從益

呂中孚 張建附　李純甫　王鬱

宋九嘉　龐鑄　李獻能

王若虛　王元節　麻九疇

李汾　元德明 子好問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冲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於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祿字天錫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昂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訕坐停銓久之起爲龍州都軍以邊功復召爲三司官大安兵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

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旣歷臺省爲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嗣明字晦之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

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淥郡王脩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諭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傚之又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是年十二月

上因語及學士歎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
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
畫遂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
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覺懷
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妬庭筠者不論其文
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
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
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
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職語
在秉文傳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四年起爲應奉翰林

文字泰和元年復爲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

險韻有蕤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子曼慶亦能詩并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號澹游云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

李純甫故人外傳云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爲尚書省掾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時術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憂去職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

章宗者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賈鉉漏言除授事爲言者所劾獄辭連昂章宗震怒一

時閒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譴逐之鉉尋亦罷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李純甫見其詩曰眞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再舉不第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其高祖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子孫多由科第入仕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爲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

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爲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詣尚書省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葉人聞之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從益博學強記精於經學爲文章長於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子祁字京叔爲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用焉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詩名中孚有清漳集建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爲宮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知

華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于世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於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及

大元兵起又上疏論時事不報宣宗遷汴再入翰林時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爲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高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踰

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純甫爲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奧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爲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父教數十萬言以故爲名

教所貶云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少居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久之爲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輙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叙天興初元汴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解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鬱經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鬱死矣年三十餘同時以詩鳴者雷琯侯冊王元粹云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人剛直豪邁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中

至寧元年進士第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為翰林應奉正大中以疾去沒于癸巳之難

龐鑄字才卿遼東人以擢第仕有聲南渡後為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改京兆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之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為金吾衛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家追獻能兄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獻能苦學博覽於文尤長於四六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出為鄜州觀察判官

用薦者復爲應奉俄遷修撰正大末以鎮南軍節度副使
充河中帥府經歷官
大元兵破河中奔陝州行省以權左右司郎中值趙三三
軍變遇害年四十三獻能爲人眇小而墨色頗有髯善談
論每敷説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於風雅又刻意樂
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秉文李純甫嘗曰李獻能
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薦之不令出館家故饒財盡於貞
祐之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奢厚於自奉小不如
意則必訶譴人視之殆不堪獻能處之自若也時人以
純孝稱之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

如其言

王若虛字從之藳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爲國史院編脩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凉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爲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爲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

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
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
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
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
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
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
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
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
即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旣成以示若
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

也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黃峴峯
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
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
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
文章號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於世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甫遼戶部侍郎父詡海陵
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
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
賦進士第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及遷密州
觀察判官既罷即逍遙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曰遯齋年五

十餘卒有詩集行於世弟元德亦第進士有能名於時終
南京路提刑使孫國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吏事爲人端
重樂易或有忤者詈不與校亦未嘗形于怒色大安三年
試補尚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興
定三年特召爲近侍奉職承應甚見寵遇勤留凡三考出
爲同知申州事無何召爲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勅
留再任蓋知其材器故也開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
中府與
大元軍戰敗績哀宗遣國綱秉上廐馬經詣河中問敗軍
之由還至中途值

大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
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
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
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郾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
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
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
其名及廷試以誤出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
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乃
知嘗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

特賜盧亞牓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頃之復謝病去居郾城天興元年

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為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九疇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筭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傳其學且為潤色其所著書為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繳後以避諺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

立者舊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爲人尚氣跌宕不覊性褊躁齟之輒怒以是多爲人所惡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左丞張行信一見即以上客禮之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中用薦爲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録纂述既定以藁授書寫書寫録潔本呈翰長汾既爲之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爲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爲一語云看秉筆諸人

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尋罷入關明年來京師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鄧間恒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鎖養馬平絶食而死年未四十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

入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内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

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巳所當任時金國實録在順天張萬户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旣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賛曰韓昉吳激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爲一代之文矣蔡珪

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
雋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
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党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
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任文藝
中爵位之最重者道奮人言利興黨獄殺田瑴文不能掩
其所短者歟專繼母有至行其死家無餘貲有足取六

列傳第六十四

列傳第六十五　　金史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　脫脫　奉

勑修

孝友

溫迪罕斡魯補　陳顏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恒情乎爲子而孝爲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恒性乎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性而不副所欲者恒有焉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天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恒

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有恒情也五穀熟人民育豈異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飢不免以命稷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興書於聖人之經孝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劭農興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為行善廉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册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溫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為

護衛

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艱關渡河徃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其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棣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

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没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洺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隣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隱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立心造行之異同各有所稱謂而柳下惠則又嘗仕於當世者也長沮桀溺之徒則無所取焉後世凡隱遯之士其名皆列於史傳何歟蓋古之仕者其志將以行道其爲貧而仕下列者猶必先事而後食焉後世干祿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與歎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鮮矣故君子於士之遠引高蹈者特稱述之庶聞其風猶足以立懦廉頑也作隱逸

傳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承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斡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闑石死餘皆

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槀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子席珍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輙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

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

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賁時昇曰大兵皆在秦
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
高山大川爲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
大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峯山
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
充賦太原元好問甞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
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
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
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

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乎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
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閒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
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
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
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
不知其爲曼卿而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
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
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

有所刼將謂自我曩之同惡相庇他日弁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甚皆此類壬辰之亂病没宜陽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自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荊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後客嵩山從仲

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爲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經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稾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稾氏疏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稾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稾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貿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

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屨足脛亦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嚮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已之志是欲濼其身而伏於廁也是難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爲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爲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愿亦被訊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狽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飢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常

貯竹橐中正大末歿洛下其詩有云黄綺暫来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怳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騶天玄後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皃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顖之間兩頬以青涅之爲翠靨衣長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争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藉不恤也人與之

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竒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厤九疇張鼓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子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貧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册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

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爲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列傳六十五

列傳第六十六　　金史百二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勑修

循吏

盧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張奕　李瞻

劉敏行　傅慎微　劉煥

高昌福　孫德淵　趙鑑

蒲察鄭留　女奚烈守愚　石抹元

張彀　趙重福　武都

紇石烈德　　張特立　　王浩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孛堇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户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熈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𢦤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盧克忠貴德州鳳集人高永昌據遼陽克忠走詣金源郡

王斡魯營降遂以撒屋出爲鄉導斡魯克東京永昌走長松島克忠與渤海人撻不也追獲之收國二年授世襲謀克其後定燕伐宋皆與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天德間同知保大軍節度使綏德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賊剽主人財而去有司報假宿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寃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釋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會民艱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積者計留一歲悉平其價糶之由是無捐瘠之患轉陳州防禦使後以靜難軍節度使致仕卒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父鐸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

其母教之學有勸以就蔭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作承
奉也中皇統二年進士第調礬山簿遷萬泉令屬蒲陝荐
饑群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
姓出入牓曰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
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府尹王伯
龍嘉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
廣寧太原尹卒贈中奉大夫
范承吉字寵之好學問屬遼季盜賊起雖避地未嘗廢書
天慶八年中進士丙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至大定府金源
令歸朝爲御前承應文字天眷初遷殿中少監四年從攻

太原還少府監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毫髮欺及還犢車載書史而已尋遷昭文館直學士知絳州先是軍興民有為將士所掠而逃歸者承吉使吏徧諭俾其自實凡數千人具白元帥府許自贖為良或貧無貲者以公廚代輸六年改河東北路轉運使時承宋季之弊民賦繁重失當承吉乃為經畫立法簡便所入增十數萬斛官既足而民有餘歷同知平陽尹西京副留守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改同簽燕京留守事順天軍節度使屬地震壞民廬舍有欲爭先營葺者工匠過取其直承吉命官屬董其役先後以次不問貧富民賴以省費歷鎮西軍節

度使行臺禮部尚書泰寧軍節度使復鎮順天奚卒散居境內率數千人為盜承吉繩以法不少貸懼而不敢犯貞元二年以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為功政獨逡巡引退吳王闍母聞而異之言於太祖授盧州渤海軍謀克從破白霫下燕雲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為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為宋守及是人以為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

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
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
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
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爲燕京都麴院同
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
爲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
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
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
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

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户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静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南撒里甞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張奕字彦徽其先澤州高平人以廕補官仕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行臺承制除同知歸德尹天眷元年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取河南徵

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使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壠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為亂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讎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正隆間同知西京留守事遷河東北路轉運使大定二年徵為戶部尚書甫視事得疾卒

李瞻薊州玉田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為平州望雲令張覺

據平州叛以瞻從事宗望復平州覺亡去城中復叛瞻踰城出降其子不能出為賊所害宋王宗望嘉之承制以為興平府判官天會三年遷大理少卿從宗望南伐為漢軍糧料使四年金兵圍汴宋人請割河北三鎮瞻與禮部侍郎李天翼安撫河北東西兩路略定懷濬衛等州衛湯陰等縣七年知寧州累遷德州防禦使為政寬平民懷其惠相率詣京師請留者數百千人貞元三年遷濟州路轉運使改忠順軍節度使正隆末盜賊蠭起瞻增築城壘為備蔚人賴之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

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軍廵邏日暮則閱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圮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己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凡九遷為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傳慎微字幾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後徙建昌慎微遷居長安宋末登進士累官河東路經制使宗翰已克汴京使婁室定陝西慎微率衆迎戰兵敗被獲送至元帥府元帥宗

翰愛其才學弗殺覊置歸化州希尹收置門下宗弼復取河南地起為陝西經略使尋權同州節度使事明年陝西大旱饑死者十七八以愼徽為京兆鄜延環慶三路經濟使許以便宜愼徽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餓者全活甚衆改同知京兆尹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賴其利轉中京副留守用廉改忻州刺史累遷太常卿除定武軍節度使移靜難軍忤用事者蘇保衡救之得免大定初復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與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翰林待制移剌熙載俱兼同修國史卒官年七十六愼

徵博學喜著書嘗奏興亡金鏡録一百卷性純質篤古喜
談兵時人以為迂闊云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乆乏食煥尚幼煮糠
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
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
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
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絛結工牟利於
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繋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
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悦曰京師
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以

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為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臥車下或挽其靴鐙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朝廷患之下尚書省議煥奏曰錢實純用黃銅精治之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代無緣不用自代州取二分與四六分青黃雜糅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為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

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遼御史中丞致仕太宗聞其名召之未及入見而卒特詔昌福釋服應舉登天會十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爲宗諜者即殺之

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怨昌福欲搆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師還除震武軍節度副使轉行臺禮部員外郎天德間行臺罷改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為兵部員外郎改河間少尹世宗即位上書陳便宜事上披閱再三因謂侍臣曰內外官皆上書言事可以知人材優劣不然朕何由知之三除同知東京留守事治最遷山東西

路轉運使工部尚書改彰德軍節度使上書言賦稅太重上問翰林學士張景仁曰稅法比近代為輕而以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殊輕若復輕之國用且不足事遂寢累遷河中尹致仕卒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也大定十六年進士調石州軍事判官淶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桒者主逐捕之盜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桒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選尚書省令史不就丁父憂去官民為刻石祠之察廉起復北京轉運司都勾判官以累

薦遷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累官大理丞兼左拾遺審官院奏德淵剛正幹能可任繁劇遂再任丁母憂服除特遷恩州刺史入為右司郎中滕州刺史遷同知河間府事歷大興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遷盤安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舊民也密護德淵由是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是時山東之兵食有司請鬻恩例舉人居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此大傷名教事遂寢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論德淵忠亮明敏可以大用近許告老士大夫竊歎望朝廷起復必能

建明以利國家宣宗嘉納未及用而卒
趙鑑字擇善濟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進士調廬州司理參軍是時江淮方用兵鑑棄官還鄉里齊國建除歷城丞轉長清令皆劇邑難治鑑政甚著劉豫召見遷直秘閣提舉涇原路弓箭手兼提點本路刑獄公事誡之曰邊將多不法可痛繩之原州守將武悍自用以鑑年少易之鑑發其姦守將坐免郡縣聞風無敢犯者齊廢除知城陽軍改山東東路轉運副使攝行臺左司郎中行臺宰相欲以故宋宦者權都水監鑑曰誤國閹豎汴人視為寇讎付以羨官將失人望遂不用以母憂解職天德初起為濟州刺史

移涿州海陵名鑑入朝應對失旨遣還郡俄除知火山軍以病免大定初起知寧海軍秋禾方熟子方蟲生鑑出城行視蟲乃自死再遷鎮西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卒

蒲察鄭留字文叔東京路斡底必剌猛安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高苑主簿濬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除監察御史累遷北京臨潢按察副使戶部侍郎御史臺奏鄭留前任北京稱職遷陝西路按察使改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敘齒列坐會

酒陳說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朔州多盜鄭留禁絕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撫諭之盜乃衰息獄空賜錫宴錢以褒之改利涉軍節度使詔括馬鄭留使百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旣而伐宋諸路括馬皆瘦惟隆州馬肥乃釋鄭留大安初從安國軍二年知慶陽府事三年夏人犯邊鄭留擊走之至寧元年改知平涼府是時平涼新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留招潰卒為禦守計夏兵退遷官四階貞祐二年改東京留守致仕貞祐四年卒鄭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愠臨終取奏藁盡焚之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門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也六歲知讀書既齔或謂食肉昏神識乃戒而不食性至孝父沒時年十五營葬如禮治家有法鄉人稱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為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為黨社大擾境内守愚下車其黨散去蝗起莒密間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莒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冒地積賞錢三百萬先給官鏹乃徵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狀白州州不為理即聞于户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勒其事于石改秘書郎母喪勺飲

不入口三日終喪未嘗至內寢太常寺勸農司交辟守愚皆不聽服除除同知登聞檢院改著作郎永定軍節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為山東行六部員外郎改大興都總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轉刑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太子左諭德貞祐初除戶部侍郎數月拜諫議大夫提點近侍局二年除保大軍節度使改翰林學士參議陝西路安撫司事安撫完顏弼重其為人每事咨而後行未幾有疾詔賜御藥三年卒守愚為人忠實無華孜孜于公蓋天性然也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七歲喪父號泣不

食者數日十三居母喪如成人甞為擊鞠戲馬踣歎曰生無兄弟而數乘此險設有不測柰何由是終身不復為之補樞密院尚書省譯史調同知恩州軍州事遷監察御史為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闔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内民家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毀之主人捕得乃以刼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贓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尋改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累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初黃摑吾典徵兵東平擁衆不進大括民財衆皆忿怨副統僕散掃合殺吾典

於坐取其符佩之縱恣尤甚元密疏劾掃合擅殺近臣無上不道掃合坐誅移知濟南府到官六月卒元生平寡言笑尚節儉居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張轂字伯英許州臨潁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寧陵縣主簿改泰定軍節度判官率儒士行鄉飲酒禮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鵰鴈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轂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轂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改北京鹽使丁父憂服除再

遷監察御史從伐宋遷武寧軍節度副使居母憂貞祐二年改惠民司令歷河南治中隰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權行六部尚書安撫使興定元年以疾卒穀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趙重福字履祥豐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試補女直誥院令史轉兵部譯史陝西提刑知法遷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諜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蒼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改滄州鹽副使歲饑

民煑鹵爲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使課
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
出虎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除織染署令大安三年佐
戸部尚書張煒調兵食于古北口遷都水少監行西北路
六部郎中治密雲縣俄兼戸部員外郎貞祐二年以守密
雲功遷同知河間府事行六部侍郎權清州防禦使攝河
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河間被圍有劉中者嘗與重福
密雲縣事勸重福出降重福不聽是時河間兵少多羸疾
不任戰欲亡去重福勸其父老率其子弟强者戰弱者守
會久雨圍乃解去遷河東北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武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陽穀主簿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刼椎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牓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遷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累遷中都路都轉運副使以親老與弟監察御史郁俱乞侍尋丁憂服除調太原治中復為都轉運副使遷灤州刺史充宣差北京路規措官都拘括散逸官錢百萬入為户部郎中權右司郎中奏事稱旨被詔由海道漕遼東粟賑山東都高其價直募人入粟招海賈船致之三遷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三年充宣差行六部侍郎以勞遷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書佐元帥抹

撚盡忠倫禦西京有勞名爲户部尚書賞銀二百兩絹一百匹宣宗即位議衛紹王降封語在衛紹王紀頃之中都戒嚴都知大興府佩虎符便宜行事彈壓中外軍民都醉酒以褻衣見詔使坐是解職起爲刑部尚書中都解圍爲河東路宣撫使俄以參知政事胥鼎代之興定元年以疾卒

紇石烈德字廣之真定路山春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南京教授察廉能遷猷次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歷同知臨潢大興府事貞祐二年遷肇州防禦使是歲肇州升爲武

與軍節度德爲節度使宣撫司署都提控肇州圍急食且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築甬道導濠水屬之河鑿陷馬穽伏甲其傍以拒守一日兵數接士殊死戰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圍乃解改遼東路轉運使軍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蒲鮮萬奴逼上京德與部將劉子元戰却之遷東京留守歷保靜武勝軍節度使興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節度權元帥右都監與左都監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俱行元帥府于宿州四年遷工部尚書明年召還中都是歲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

州司俟郡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闔境肅然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侯摯參政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四年拜監察御史拜章言鎬厲二宅久加禁錮棘圍柝警如防寇盜近降赦恩謀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獨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靈在天得無傷其心乎聖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又言尚書右丞顏盞世魯遣其奴與小民爭田失大臣體參知政事徒單兀典諂事近習得居其位皆宜罷之當路者忌其直陰有以擠之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

家時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歸楨等泣訴于道以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張爲其進士故不劾白撒以其私且不實并治特立及賓特立左遷邳州軍士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特立之去後卒癸丑歲年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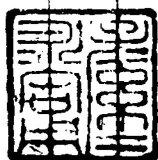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其愛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爲立生祠歲時思之南遷後爲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

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初辟舉法行縣官甚多得人如咸寧令張天綖長安令李獻甫洛陽令張特立三人有傳餘如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汜水党君玉偃師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社李天翼河津縣鼎臣郟城李無黨滎陽李過庭尉氏張瑜長葛張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蕭邦傑藍田張德直葉縣劉從益皆清慎才敏極一時之選而能扶持百年將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三百二十二字

列傳第六十六







金史百二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酷吏

高閭山　蒲察合住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翦滅宗室鈎棘傅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爲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高閭山澄州析木人選充護衛調順義軍節度副使轉唐括移刺都糺詳穩改震武軍節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中遷汝州刺史改單州制禁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閭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削一官解職久之降鳳翔治中歷原州濟州泗州刺史改鄭州防禦使遷蒲與路節度使移臨海盤安軍寧昌軍貞祐二年城破死之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久爲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刻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其子充護衛先逐出之繼而合住爲恒州刺史需次近縣後大兵入陝西關中震動或言合

住赴恒州爲北走計朝廷命開封覊其親屬合住出怨言
曰殺郄我即太平矣尋爲御史所劾初議笞贖宰相以爲
情理斬於開封府門之下故當時有宣朝三賊之目謂王
阿里蒲察咬住合住其一也興定中駙馬僕散阿海之獄
京師宣勘七十餘所阿里輩乘時起事以肆其毒朝士喘
喘莫克自保惟獨吉文之在開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
字阿海誅文之亦無所問咬住正大初致仕居睢陽潰軍
變與其家皆被殺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
刀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
雖士大夫亦爲所移如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

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劒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內翰璧號馮劊雷淵爲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佞幸

蕭肄 張仲軻 李通

馬欽 高懷貞 蕭裕

胥持國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欲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

伐畋獵土木神仙彼爲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
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
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
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
幸傳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諂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
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
外入燒内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
張鈞視草鈞意欲奉荅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
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

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搒之數百不死以手劒剺其口而醢之賜肆通天犀帶憑恃恩倖倨視同列遂與海陵有惡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銀青光祿大夫數日召肆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肆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於是詔除名放歸田里禁錮不得出百里外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談諧語爲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爲書

表及即位爲秘書郎海陵嘗對仲軻與妃嬪褻瀆仲軻但
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倮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
倮裎雖徒單貞亦不免此兵部侍郎完顏普連大興少尹
李惇皆以贓敗海陵置之要近伶人于慶兒官五品大氏
家奴王之彰爲秘書郎之彰置珠偏僻海陵親視之不以
爲褻唐括辯家奴和尚烏帶家奴葛溫葛魯皆置宿衛有
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
階海陵語其人曰爾復能名之乎常置黃金裀褥間喜之
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宋余唐弼賀登寶位且還海陵
以玉帶附賜宋帝使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以爲

四百四十九

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之意俄遷秘書丞轉少監是時營建燕京宮室有司取眞定府潭園材木仲軻乘間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軻受請託免仲軻官未幾復用爲少監海陵獵于途你山次于鐸瓦酹天而拜謂群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横加門脊上及射果横加門脊上後爲中京留守嘗大獵于此地圍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内當獲三鹿若止爲公相獲一而已於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

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此事嘗與蕭裕言之朕今復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設禨祥以諷羣臣是以仲軻每先逢其意導之南伐貞元二年正月宋賀正旦使施巨朝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施巨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正隆二年仲軻爲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諫議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賀正使孫道夫陛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

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待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大尉所爲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用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海陵蓋欲南伐故先設納叛亡盜買馬二事而雜以他辭言之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

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艷美蜀之華蘂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與信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

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習失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爲敵矣海陵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海陵曰然則天與我也既而曰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四年三月仲軻死冬至前一夕海陵夢仲軻求酒既覺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湊其門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詔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嘗試之矣朕詢及人材汝等若不舉同類必舉其相善

者朕聞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尚書烏帶簽書樞密遥設爲之先容左司員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漢人仕進者必賴吏部尚書李通戸部尚書許霖爲之先容左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朕識者寡不識者衆莫非人臣豈有遠近親疎之異哉苟奉職無愆尚書侍郎節度使便可得萬一獲罪必罰無赦頃之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珫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爲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四年二月

海陵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於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頻路胡里改路曷懶路蒲與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婆速路曷蘇館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府眞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五年十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諭旨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

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二月通進拜右丞詔曰卿典領繕完兵械今已畢功朕嘉卿忠謹故有是命俟江南事畢別當旌賞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賜宋帝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副之海陵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人某人來此朕將親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蓋使王全激怒宋主將以爲南伐之名也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一

如海陵之言詆責宋主宋主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發哀而罷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宋使乃還於是大括天下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羸馬所至當給芻粟無可給有司以爲請海陵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

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始騷然矣調諸路馬以户口爲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令本家養飼以俟師期海陵因出獵遂至通州觀造戰船籍諸路水手得三萬餘人及東海縣人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徐文等率師浮海討之海陵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於是民不堪命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遣護衛普連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十人分往山東河北河東中都等路節鎮州郡屯駐捕捉盜賊以護衛頑犀爲定武軍節度副使尚賢爲安武軍節度副使蒲甲爲昭

義軍節度副使皆給銀牌使督責之是時山東賊犯沂州臨沂令胡撤力戰而死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衆至數萬契丹邊六斤王三輩皆以十數騎張旗幟白晝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高彥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穎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海陵惡聞怒而杖之穎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復敢言海陵自將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

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奔睹爲左領軍大都督通爲副大都督海陵以奔睹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海陵召諸將授方略賜宴于尚書省海陵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爲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赦海陵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聞者莫不怨咨徒單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馬

具裝啓行明日妃嬪皆行宮中慟哭久之十月乙巳陰晦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城丁未大軍渡淮至中流海陵拜而酹之至宿次見築繚垣者殺四方館使張永鈐將至廬州見白兎馳射不中既而後軍獲之以進海陵大喜以金帛賜之顧謂李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於舟中今朕獲此亦吉兆也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謂其使汝等欲伺我動静邪自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是時梁山濼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戰船督責苛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煑死人膏爲油用之遂築臺於江上海陵被金甲登臺殺

黒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令已渡江悲懼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須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隣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温都奥剌國子司業馬欽武庫直長習失皆從戰海陵置黄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紅旗立則進黄旗仆則退既渡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兩舟中矢盡遂為所獲亡

一猛安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於是尚書省使右司郎中吾補可員外郎王全奏報世宗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海陵前此已遣護衛謀良虎特离補往東京欲害世宗行至遼水遇世宗詔使撒八執而殺之遂還軍中海陵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出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絶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

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海陵至揚州使符寶耶律没荅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乃出内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毀南京宮室及沿邊買馬招誘軍民今興師問罪義在弔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宋人於是宋將王權亦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逋奏其書即命焚之海陵怒亟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

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鶻船及糧船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乙未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營海陵遇弒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等贊成之徒單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大定二年詔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馬欽幼名韓哥嘗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陵將南伐遂召用欽自貴德縣令爲右補闕欽爲人輕脫不識大體海陵每召見與語欽出宫輒以語人曰上與我論某事將行之矣其視海陵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業海

陵至和州欲遣蒲盧渾渡江蒲盧渾言舟小不可濟海陵使人召欽先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殺之欽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栰亦可渡也大定二年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穎爲秘書丞穎在正隆間嘗言山東盜賊海陵惡其言杖之除名世宗嘉穎忠直惡欽巧佞故復用穎而放欽焉

高懷貞爲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絶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

縣丞張忠輔謂海陵言夢公與帝擊毬公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會熙宗在位久委政大臣海陵以近屬爲宰相專威福柄遂成弒逆之計皆懷貞輩小人從臾導之海陵篡立以懷貞爲修起居注懷貞故父濱州刺史贈中奉大夫懷貞累遷禮部侍郎大定二年降奉政大夫放歸田里五年與許霖俱賜起復懷貞爲定國軍節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時姦佞貪私物論鄙之朕念汝身不齒則無以自新若怙舊不悛必不貸汝矣

蕭裕本名遥折奚人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爲中京留守與裕相結每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海陵

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
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受之遂與謀議海陵
竟成弒逆之謀者裕啓之也海陵爲左丞除裕兵部侍郎
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領行臺尚書省事道過
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
北君爲我結諸猛安以應我定約而去海陵雖自良鄉召
還不能如約遂弒熙宗篡立以裕爲祕書監海陵心忌太
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
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唐括辯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
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

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海陵既詔天下天下冤之海陵賞誅宗本功以裕爲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授猛安賜錢二千萬馬四百匹牛四百頭羊四千口再閱月爲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舊制首相監修國史海陵以命裕謂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豐功茂烈光於四海恐史官有遺逸故以命卿久之裕爲右丞相兼中書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在己勢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藥師善嘗以海陵密語告藥師藥師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諭之而不以爲罪也或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以爲忌裕者

衆不之信又以爲人見裕弟蕭祚爲左副點檢妹夫耶律闢离剌爲左衛將軍勢位相憑藉遂生忌嫉乃出祚爲益都尹闢离剌爲寧昌軍節度使以絶衆疑裕不知海陵意遷見出其親表補外不令己知之自是深念恐海陵疑己海陵弟太師兖領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頗防閑之裕乃謂海陵使兖備之也而海陵猜忍嗜殺裕恐及禍遂與前眞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遥設裕女夫遏剌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裕使親信蕭屯納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好胡即懷忠懷忠依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招折

往招折前爲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詣懷忠懷忠問招折與謀者復有何人招折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懷忠舊與朗有隙而招折嘗上撻懶變事懷忠疑招折反覆因執招折收朗繫獄遣使上變遥設亦與筆硯令史白荅書使白荅助裕以取富貴白荅奏其書海陵信裕不疑謂白荅搆誣之命殺白荅於市執白荅出宣華門點檢徒單貞得蕭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白荅問其故因止之徒單貞已奏變事以白荅爲請海陵遽使釋之海陵使宰相問裕裕即款伏海陵甚驚愕猶未能盡信引見裕親問之裕曰大丈夫所爲事至此又豈可諱海陵復問曰汝何怨於朕

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之領省國王每事謂臣專權頗有隄防恐是得陛下指意陛下與唐括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強忍果敢致之死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謀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復謂裕曰朕爲天子若於汝有疑雖汝弟輩在朝豈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實錯誤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爲國家計也又謂之曰自來與汝相好雖有此罪貸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終身守汝祖先墳壠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人但願絞死以戒其餘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

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父蒙
陛下非常眷遇仰戀徒切自知錯繆雖悔何及海陵哭送
裕出門殺之并誅遥設及馮家奴馮家奴妻豫王女也與
其子穀皆與反謀并殺之遣護衛厖葛往西北路招討司
誅朗及招折而屯納遏刺補皆出走捕得屯納棄市遏刺
補自縊死屯納出走過河間少尹蕭之詳之詳初不知裕
事留之三日屯納往之詳茶扎家茶扎遣人詣之詳告公
引得之付屯納遣之他所茶扎家奴發其事吏部侍郎窊
産鞫之之詳曰屯納宿二日而去法家以之詳隱其間欺
尚書省罪當贖海陵怒命殺之杖窊産及議法者茶扎杖

四百死尨葛殺招折等并殺無罪四人海陵不問杖之五十而已以裕等罪詔天下賞上變功懷忠遷樞密副使以白荅爲牌印云高藥師遷起居注進階顯武將軍藥師嘗奏裕有怨望至是賞之云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畤人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上書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國按覈之持國還言此地自異代已爲民有不可取也事遂寢尋授太子司倉轉掌飲令兼司倉皇太子識之擢祗應司令章宗即位除宮籍副監賜宮籍庫錢五十萬宅一區俄攺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並領宮籍監閱

三月遷工部尚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賜孫用康膀下進士第會河決陽武持國請督役遂行尚書省事明年進尚書右丞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上好色陰以祕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地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爲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筦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

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
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邪
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有嘉貞尤卑佞苟進不
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
等皆補外頃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佐樞密
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以他事因
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胥持國進持國姦
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
服軍心若回日再相必亂天下上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
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爲相耶第遷官二階使之致仕

耳尋卒于軍謚曰通敏後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今已死其爲人竟如何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酒平樂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位參政私鬻省醞乃爲好利也子鼎别有傳





列傳第六十七

列傳六十八　金史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列女

阿鄰妻　李寶信妻　韓慶民妻

雷婦師氏　康住住　李文妻

李英妻　相琪妻　阿魯真

撒合輦妻　許古妻　馮妙真

蒲察氏　烏古論氏　素蘭妻

忙哥妻　尹氏　白氏

聶孝女　仲德妻　寶符李氏　張鳳奴附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术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賊千餘來攻沙里

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樂師爲謀克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爲義豐縣令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爲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即愈舅姑既殁兄師達與夫姪規其財産乃僞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詔有司祭其墓賜謚曰節

康住住鄜州人夫蚤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爲妻康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强取之歸許邑人姚乙爲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張氏英初爲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
年冬
大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旣而令
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邪荅曰汝品官
妻當復爲夫人張曰我死則爲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
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英仕至御史中丞有傳
相琪妻欒氏有姿色琪爲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八月
紅襖賊陷掖縣琪與欒氏及子俱爲所得賊見欒悅之殺
琪及其子而誘欒欒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爲犬
彘所汙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阿魯眞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承充爲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執承充應蒲鮮萬奴阿魯眞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遣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阿魯眞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奴兵急攻之阿魯眞衣男子服與其子蒲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一人詔封郡公夫人子蒲帶視功遷賞承充已被執乘間謂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君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勵以爲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

至南京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護衛銀朮可妹也自幼動有禮法及適內族撒合輦閨門肅如撒合輦爲中京留守大兵圍之撒合輦疽發背不能軍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撒合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嘗在禁近以至提點近侍局同判睦親府今又爲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當率精銳奪門而出携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爲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乃取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卧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艷

粧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臥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輦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輦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頃城破撒合輦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壕水死有傳

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洙之女也貞祐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圍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爲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於是劉氏

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于朝四年五月追封劉氏爲郡君謚曰貞潔其長女謚曰定姜次肅姜以其事付史館

馮妙真刑部尚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慥興定五年慥爲洛川主簿

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慥詣平涼督之時延登爲平涼行省員外郎慥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箒義不從辱即携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

人明年春愷發井得屍殯于縣之東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帥訥申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哀宗
遷歸德以長樂爲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屬蒲察氏曰無他
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爲念
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
已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閱之蒲察氏聞
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幣親具衣棺祭物與家人訣曰
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
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爲難
者時年二十七

烏古論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之妻也伯祥朝貴中聲譽藉甚胡土門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爲所汙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夫乎及吾夫乎卽自縊一婢從死

參政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卽自縊于室

温特罕氏夫完顏忙哥五朶山宣差提控田里不之子也系出蕭王忙哥叔父益都節度秦州爲大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忙哥爲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

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世襲謀克收充奉御及崔立之變忙哥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為國家死我不能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

尹氏完顏豬兒之妻也豬兒系出蕭王天興二年正月從哀宗為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其妻金源郡夫人聞豬兒死聚家資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豬兒贈官弟長住即日詔補護衛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也初東坡頴濵叔黨俱葬郟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許

邑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欲醮
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
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雖有大故不往也嘗於宅東北爲
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
洒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寘之天興元年正月
庚戌許州被兵嗣之爲汴京廂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
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於室側家人并
屋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
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德天

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

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

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嫁妻易一飽者重以崔立之

變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

丈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為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

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有為泣下者

其家以舜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完顏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攜妾

及二子給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

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

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破自盡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旆會當赴龍庭將發即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其遺跡憐而哀之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別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

列傳第六十八